

心靈的救贖

薛兆平中短篇小說選

愛，是一只紅蘋果。

你的那只紅蘋果，早已有你的標記，

就在千千萬萬個當中，請相信，

你遲早會找到它並能擁有它的……



薛兆平
· 著



心靈的救贖

——薛兆平中短篇小說選

作 者 薛兆平
責任編輯 黃姣潔
圖文排版 邱靜誼
封面設計 蔡瑋中

出版策劃 釀出版
製作發行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http://www.showwe.com.tw

郵政劃撥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售門市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法律顧問 毛國樑 律師
總 經 銷 創智文化有限公司
236 新北市土城區忠承路89號6樓
電話：+886-2-2268-3489 傳真：+886-2-2269-6560
博訊書網：http://www.booknews.com.tw

出版日期 2012年6月 BOD一版
定 價 32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 © 2012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心靈的救贖

薛兆平中短篇小說選

薛兆平

著

目次

我在乎你	005
為你唱首歌	015
流浪男人和守家女人	033
到鄉下租套房	049
能人張萬能	059
這個夏天	067
逃亡	075
拯救我的胃	085
情感混亂的日子	093
為你而來	119
愛是一只紅蘋果	131
禾禾	139
詭異謀殺	145
馬老闆的女秘書	153
越獄	161

射魚 177

心靈的救贖 185

分手 199

最後的尊嚴 209



我在乎你

1

忽然又看見了老皮。

我和老皮不相見已經有些光景了。想一想看，我和他的末次見面大概是在去年深秋。我記得他穿了件灰色的風衣，還圍了一塊暗紋花格子的圍脖，樣子很酷，手上牽著新認識的女朋友。他給我介紹說：「蘇雅，我的女朋友。」我們便握手。我覺得蘇雅的手骨感很強，我知道，骨感很強的女人多少有些剋夫，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觀點，只留在我的心裡，並沒有說給老皮聽。那次他說他們打算到海南住上一陣子，剛好生意上順手，賺了兩筆，想歇歇腳。於是我就看見在深秋的季節裡，那個穿著灰色風衣的老皮牽著長髮而年輕的蘇雅踏上了南去的列車。這一晃就是快一年沒有見面了，也沒有音信。而今天，忽然又看見了老皮。老皮依然還是老皮，依然是意氣風發。

在酒吧裡揀了個安靜的角落坐下，老皮說：「我剛剛回來，就遇到了你。我們該有一年沒有見了。」我說是。

我卻忽然隱約覺察出了老皮有些變化，眉宇間夾雜了些憂鬱。以前的老皮，總是風風火火，意氣風發，無論衣著、舉止言談，都具備紳士風度，即使落魄，也要紳士下去，活得個精彩。而今天的老皮，眉宇間的憂鬱，讓我感覺到肯定是發生了什麼大事情，否則，這個人不會如此的。關於老皮的這微妙變化，我是從剛才響起的那曲傷感的

音樂裡聽出來的，音樂升起的時候，老皮的眉宇間一下就滲出了那種少見的憂傷。

許久我們都沒有發話只是默默品嚐這酒，還有這音樂。

我是瞭解老皮的。這個，老皮心裡自然知道。

老皮先是細品，然後猛嚥一杯。我知道，老皮嚥下去的是一杯痛苦。

我說：「是關於蘇雅嗎？」

老皮點頭。

老皮轉過頭去喊：「再來一杯酒。」

2

外面的風很大，有些微微的寒意。畢竟已經到了初秋季節。昏黃的月光，從馬路旁芙蓉樹的葉隙裡細碎著篩落下來，斑駁著老皮的背，也斑駁著我的手背和我們腳下的馬路。

我們沿著馬路一直朝前走。

老皮點了一支菸，把愁緒吞吐在夜色裡。有幾次我看見他似乎想努力紳士起來，做出些無所謂的樣子給我看的，可最終還是失敗了，頹廢在那裡。

老皮又續上了一支菸。

我說：「你還是那麼能抽？」

老皮突然停住腳步，回過頭望著我，說：「今晚我可以去你那裡嗎？」

我看見老皮的眼睛裡閃著淚花。

我看見老皮手上的菸頭跌落在了腳下。

老皮知道我喜歡在昏暗的燈影裡做愛，他把床頭的燈開到剛好朦朧。朦朧的燈光，最可以產生曖昧的幻想。

老皮要比以前勇猛些，只是，我清楚地感覺到，他的身體瘦削下去了不少。他的勇猛，其實是對女人的渴望，是性的饑渴。我可以保證，老皮至少有一個月時間沒有好好過性生活了。

老皮回答說是的，應該有一個半月沒有碰過女人了。

老皮反問我。

我說：「我大概有一年半沒有做過愛。」

老皮噗哧笑出了聲，隨手將床頭的燈熄滅了。我們仰臥在黑暗裡。

我說：「說說蘇雅吧。」

老皮歎了口氣，伸手去摸菸，被我攔住了。

老皮抽回手去，撥弄我的長髮，說：「我什麼都沒有了。」

老皮和蘇雅的認識，是在一次生意談判中。蘇雅是對方公司的經理助理，老皮無法抗拒蘇雅的美麗，終於被她的妖媚俘虜。在蘇雅的操作下，老皮在幾次生意裡狠賺了一把，蘇雅也離開了那家公司，和老皮在一起了。他們去海南休假後不久，老皮在一次與那家公司的大買賣中血本無歸，自然，蘇雅也消失了。很明顯，這是一個圈套。這驗證了我當初的想法，骨感很強的女人，不是任何一個男人都可以對付得了的。其實我和蘇雅握手的時候，我可以告訴老皮這一點的，可我沒有那麼做，因為當時我說了也是白說，他不會相信我的。

談完了蘇雅，我們靜默在黑暗裡，仰臥了一陣子。

時間大概在深夜十二點鐘了，我說：「睡吧。」

老皮說：「睡。」

我們分別側過身子去睡覺。

我正朦朦朧朧想睡去，老皮忽然轉過身來，扳過我的肩膀，問：「從我走了到現在，你眞的一年多沒有做過愛了嗎？」

4

落地窗簾的縫隙裡透進來了一縷陽光，剛好照在我們的床上，老皮躺在被窩裡蜷縮著，像個小孩子。我喜歡看老皮的這個樣子。其實，我是將這個即使落魄也要作出無所謂的樣子的老皮當成弟弟看待，在我的眼睛裡，他永遠是個長不大的孩子。從我心底裡說，我是愛他的，我在深深地愛著他。

老皮比我小三歲。

我們是在三年前的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裡結婚的。那時候我還算是年輕，我二十七歲，老皮二十四歲。

我是一個真誠的人。新婚的初夜，我將我的過去向他作了表白。我覺得夫妻之間應該坦誠相待。可我們之間在後來發生的那些事情，大概都是因為我的坦誠所致。我告訴其實還屬於懵懂間的老皮，在此之前，我有過一次轟轟烈烈的愛情，那個男人和我非常相愛，我們一起生活了一年零五個月，我們之間的變故是因為一次車禍，我失去了他。之後，我在極度悲痛中渾渾噩噩地生活。我說：「老皮，我不是對不起你？」

老皮無所謂的樣子。老皮說：「那都是過去的事情，是發生在我們相愛之前，你讓我怎麼能責備你的過去呢？」

你的過去我沒有來得及參與，所以，我沒有權利要求你的從前怎樣。可你的未來，是屬於我的。」

那一夜我在老皮的懷裡痛哭了一場。在我第一個男友死去之後，我談過幾次戀愛，可每當我向他們誠懇地訴說了我的從前，他們都會問：「你們同居了一年多？」之後態度急轉直下。老皮的態度讓我好感動。我下定了決心，就衝他對我說的那句話，在以後的日子裡，無論發生什麼樣的事情，我都要心平氣和地對待，我都要用我自己的方式去真心地愛他，愛那個小我三歲的男人。

其實，老皮的心裡還是在乎的，這我看得出來。畢竟老皮一天天長大，他的思想也越來越複雜。尤其在我們一起看電視，出現男主人公責問女主人公過去的時候，我都發現他臉上的微妙變化。我知道，他心裡一個結已經開始滋生成長了。有時候他會不自覺地說些奇妙的話，他說他渴望著擁有一段另外的情感，和別的女人發生點什麼。那似乎是在開玩笑，可多少可以折射出老皮的內心。

對於這一切，我都無法說些什麼。其實，我的心裡並沒有自卑感，因為我的過去，雖然我隱約覺得有些對不住這個男人，可還不至於到低三下四委曲求全的地步。只是，我真的覺得，我在深深地愛著他的。

我說：「老皮，你去吧。」

我是在發現老皮和那個叫洛克的網吧管理工程師的那段婚外戀情的時候對他說那句話的。

老皮似乎一愣神，他用一種複雜的目光望著我。

我繼續說：「你應該有一段自己的戀情的。真的，你去吧。」

5

我望著被窩裡的老皮，睡得那麼酣暢，我突然百感交集。其實，我這樣縱容這個屬於我的男人，是不是不應該

呢？我是在成全他讓他心理平衡，還是在作賤自己的情感？他和洛克的那段感情糾纏，失敗後又與蘇雅的戀情，都在我的漠視裡發生著。我在漠視，我在認可這一切，那一年半的孤寂裡，我是那麼的自強和有主見，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心在作痛。而在這個清晨的陽光裡，看到那個一年半不曾回來過的我的男人，我所有的堅強忽然都坍塌了。

我知道，我再也不可以縱容他的欲望了。一些事情，一旦形成了習慣，我們將無法把握得了。

6

晚上，我弄了整整一桌飯菜，都是老皮喜歡吃的。

老皮離開我，離開這個家之後，我似乎只做過兩次像樣的飯菜。第一次是老皮拿著行李去找洛克的時候。那天天空飄著霏霏細雨，我弄了六個小菜，對著窗外的都市，對著生命的來來往往。那次我基本沒有吃菜，而是喝了個淚落如雨。第二次是我目睹了老皮牽著蘇雅的手走向列車的那天。回來後，我在床上痛哭了一整下午，晚上，又對著窗外閃爍著霓虹燈的都市之夜，狼吞虎嚥地吃我做的都是老皮喜歡的菜，只喝了一口酒。當時我想，不可以讓酒傷了我的身子。在看到蘇雅的時候，我真的有落敗的感覺。我意識到，我真的已經不再年輕了。

我說：「老皮，我們喝些酒吧。」

老皮坐到我的對面，望著滿桌的飯菜，望著我特意準備的蠟燭，望著燭光裡的我，環顧這個我們共同的家，眉宇間再次閃現了那份脆弱和傷感。

老皮說：「好。」

我們碰杯。

我放了那曲〈心會跟愛一起走〉。

那是我們剛剛戀愛的時候都喜歡聽也總在一起唱的歌。

老皮握住我的手，撫摸著，說：「對不起。」

我強忍淚水，盡力將自己的悲傷情緒放得平穩，微笑著說：「老皮，我知道你遲早會回來的。」

老皮問：「你這麼確定嗎？」

我說：「其實你去找洛克的時候，我是一點把握也沒有的。可當我見到你牽著蘇雅的手去海南的時候，我心裡有底了。你是我手裡的風箏，你飛多遠多久，遲早還會回到我跟前的。」

老皮有些驚訝，說：「那是為什麼呢？」

我堅定地說：「因為那塊暗紋花格子的圍脖！」

老皮一笑，獨自喝了一口酒。

那是我們戀愛時，我送他的生日禮物。

老皮說：「其實，這一年多時間，我的靈魂總也得不到安寧，我的靈魂在經受著懲罰。尤其在我把蘇雅介紹給你，說是我的女朋友，你和她握手的那一剎那，我心裡是那麼痛苦和自責，我覺得我太殘忍了。其實，有些事情我還是在乎的。我想，很多人也會像我這樣在乎的。開始知道你的過去，我真的抱有無所謂的態度。可在以後的日子裡，我結識了你後來相處過的男友，他們訴說你的事情時，他們的那種表情，那種讓人屈辱的感覺，讓我無法按捺得住自己。有時候我就想，人與人之間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紛紛擾擾和糾糾纏纏呢？」

我說：「老皮，一切都過去了。其實，愛有好多好多的方式，最終，這次你會留下來的，對嗎？」

老皮獨自飲下了一杯，說：「秀珍，不，我會選擇真的離開。」

我的手顫抖了一下，慌忙問道：「到底為什麼呢？」

老皮望著我，很鄭重，說：「我們之間的愛，似乎太沉重了。情感的深度糾纏，其實，會讓你也让我感覺到很累的。再說了，這一年多來，我實在太對不起你了，我已經在欲望的放縱裡陷得太深了，我怎麼有臉再和你一起生活呢？」

我無語。

老皮說：「我已經一無所有了，和蘇雅之間的糾纏，使我血本無歸了。」

老皮在我面前放下一個存摺，說：「這是十萬元，我最後的財產，是用你的名字存下的。每做成一筆生意，我都要在你的帳號存下一筆錢，我覺得，我只能用這樣的方式愛你了。我走之前，惟一求你的一件事情，就是請你收下它，無論如何也要收下，否則，我會死的！」

我的心似乎在滴答滴答地流血。我說：「你是真的要走嗎？」

老皮傷感地望著我，說：「秀珍，對不起了，我無法承受今後我們在一起的思想的沉重。真的，這次，我是專門為別你而來的。原諒我。我衷心祝願你幸福。」

老皮猛飲一杯酒，起身走了。

門撞上的那一剎那，我的心徹底地碎了，我似乎經歷了生命新的輪迴，所有的一切就這樣結束了嗎？這就是坦誠的代價嗎？這就是對自己過去無辜的懲罰嗎？

我清醒過來的時候，忽然意識到，我無論如何要去追回老皮，否則，我這次是真的要失去他了，那個小我三歲的、落魄時候也要紳士著活出精彩來的男人。我拚命地衝出了房門，衝到樓下，可都市的夜，是空濛的，是虛幻的，我看見慘淡的月光細碎著從芙蓉樹葉裡篩落下來，斑駁著我的手背，和我腳下的道路，可那個斑駁的寬廣的後背就真的消失了嗎？我從此再也無法擁有了嗎？我立在馬路中央，望著茫然的遠方，遠方是夜。

我徹底承認，我苦心經營的愛情，是完全破碎了。可我總覺得，我是無辜的，我到底做錯了什麼呢？

回家？我不知道那個地方還可不可以稱為家了。

可我畢竟還是要回去。

打開房門的一剎那，我猛然看見了老皮，他竟然正得意洋洋地陷在沙發裡看電視，見我回來，還弄了個得意的表情給我看。

我突然撲上去，一口咬在了他的肩膀上，使出了我所有的力氣。

老皮痛苦地笑著求饒。

我就是不鬆口，我深深地咬了下去，我嘴裡淌滿了老皮的血，那味道鹹鹹的，我的淚水流到了我的嘴裡，那味道苦苦的。

為你唱首歌

嗚嗚顯得有些憤怒。這段時間以來，嗚嗚的情緒一直很穩定的，今天晚上她的憤怒讓我感到意外。

嗚嗚說：你說，男人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笑。我說：怎麼了？你對我們男人又有什麼成見了？

嗚嗚說：我想不明白，你們男人為什麼老是對任何一個女人都能產生興趣？難道這個世界上，女人生來就是要成為男人的獵物嗎？

我意識到，今天晚上肯定發生了什麼事情。我等著她的下文。我知道，女人就是這樣，當她憂傷了，或者想要傾訴了，不需要你在一邊問這問那，你完全可以靜靜地望著她，表現出關切的樣子。當然，我在QQ這端，無法做出關切的樣子望著她，但我可以靜靜地聽她訴說。嗚嗚的字打得還算快，我曾經表揚過她，我說你打字的速度正好適合一個有些情調的女人的思維速度。果然，她會很快將自己的情緒用文字告訴電腦前的我。

嗚嗚告訴我說，就在剛才，一個男人撥打了她的手機。嗚嗚形容說，她聽見了那個男人的手機在急促地粗喘，她意識到了那個男人的不良企圖，她三次拒絕接聽。那個男人惱羞成怒，在QQ上破口大罵，罵得很骯髒也很無恥，男人最惡毒的罵莫過於羞辱女人的尊嚴和下體。嗚嗚說：我對輕浮的男人最看不起。我覺得我總是帶給別人禍端，我不知道他為什麼還要對我這個老女人產生興趣，並且，不只他一個人，周圍好多的男人也會在深夜裡給我打電話。